

《外國語文研究》第二十七期 抽印本
2017 年十二月 1~21 頁

新媒體對宗教傳播的影響： 以埃及為例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n: the Case of Egypt**

王經仁

Wang Ching Jen

新媒體對宗教傳播的影響：以埃及為例

王經仁*

摘要

本篇論文的主旨在於探討埃及作家易卜拉欣·以薩（Ibrahim Essa）2012 年出版的小說《佈道大師》（*Mawlana*）當中所呈現的一個最顯著的主題：伊斯蘭傳播的媒體化對宗教和政治的影響。以薩是埃及當代的小說家、報社記者、總編輯和電視節目主持人，他的出版品和媒體言論經常性地直接或是間接抨擊政府和宗教團體，充滿了爭議性，他也因此常常受到各方的質疑和壓力，其中尤其是來自政府的威脅和宗教界的攻擊。他的小說《佈道大師》是一本以一位伊斯蘭電視佈道者的生涯為主軸，其中同時質疑和批判宗教人士與政府之間糾結複雜的共生關係。本研究首先將針對《佈道大師》書中所描述的宗教媒體化的現象來做分析，追溯在埃及的伊斯蘭傳播途徑：從 1970 年代開始，伊斯蘭的宗教學者運用錄音帶作為推廣訊息的媒介，到 21 世紀所謂的「新佈道者」的崛起。這些新佈道者運用衛星電視頻道和網路宣教，成為受到百萬信眾追隨的超級宗教巨星。本論文然後研究並分析伊斯蘭佈道者如何運用最新科技來傳播宗教訊息、操作政治社會輿論，進而達到他們多重的宗教的、政治的或是經濟上的目的。這些新佈道者的出現使得埃及政府對新媒體所展現的動員和操控民眾的能力必須積極地做出回應，否則他們所代表的分歧和對立的意見將持續惡化國家已經分裂和動亂的狀況。

關鍵詞：埃及、易卜拉欣·以薩、《佈道大師》、伊斯蘭、媒體

* 國立政治大學阿拉伯語文學系助理教授

2017 年 7 月 6 日投稿 2017 年 8 月 7 日通過

The Impact of New Media on the Transmission of Religion: the Case of Egypt

Wang, Ching-Jen*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discuss the transmission of Islam, as portrayed in one of Ibrahim Essa's recent novels *Mawlana*, in the media in Egypt. Published in 2012, *Mawlana* depicts, among other things, the impact of the "mediatization" of Islam on religion and politics in Egypt. Essa is a contemporary Egyptian novelist, journalist, newspaper editor, and TV host, his publications and comments in the media have ofte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criticized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and various religious groups, and thus he has received much pressure and threat from them in return. His novel *Mawlana* is a book centered on a media preacher's life, it also questions and criticizes the validity of the entangled symbiotic relations between religious preachers and the Egyptian government. This research will first focus on the "mediatization" of religion, as described in the novel, and trace back the history of media as a tool in the transmission of Islam: from the 1970s, the Islamic scholars' frequent use of audio tapes as an effective channel for the spread of Islamic messages, to the 21st century, which witnesses the rise of the so called "new preachers," who employ satellite televisions and the internet as the most powerful vehicles to preach, and become superstars revered by millions of followers. This paper will then discuss and analyze how Islamic preachers use the most state-of-the art technology to spread religious messages, to manipulate social comments, and therefore achieve their political, religious and economic goals. The new preachers' ability to manipulate and mobilize crowd has forced the government to actively respond to their influences. Otherwise the already divided and confrontational situation in the Egyptian society will definitely continue to deteriorate.

Key words: Egypt, Ibrahim Essa, *Mawlana*, Islam, Media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Arabic Language and Culture, National Chengchi University

新媒體對宗教傳播的影響：以埃及為例

王經仁

壹、前言

伴隨著全球化趨勢的發展和擴散，21 世紀的伊斯蘭以不同的面貌出現，各個不同的宗教團體各自宣稱自己為所謂的正統。這些團體利用 21 世紀最先進的科技媒體來宣教、造勢、傳達訊息，對許多政府造成執政上的困擾。媒體在衛星電視上和網路上造就了許多宗教明星，電視和網路媒體成了取代清真寺的宗教聖壇和聚會所。這些宗教明星可以是懷抱著單純的宗教信念、或是為了政治鬥爭、還有的僅僅為了個人的名利。不論如何這個現象為 21 世紀埃及國家社會的發展帶來了很大的衝擊和變數。本論文將以埃及身兼媒體人和小說家的易卜拉欣·以薩(Ibrahim Essa)的小說《佈道大師》(*Mawlana*)為起點，來談論媒體的發展對埃及宗教傳播的影響。

以薩是埃及當代的小說家、報社記者、總編輯和電視節目主持人，他的出版品和媒體言論經常性地直接或是間接抨擊政府和宗教團體，充滿了爭議性，他也因此常常受到各方的質疑和壓力，其中尤其是來自政府的威脅和宗教界的攻擊。他的小說《佈道大師》以一位伊斯蘭電視佈道者的生涯為主軸，其中同時質疑和批判宗教人士與政府之間糾結複雜的共生關係。

以薩在 2012 年出版了他的小說《佈道大師》。當中所呈現的一個最顯著的主題是有關於伊斯蘭傳播的媒體化以及這個現象對宗教和政治的影響。本研究首先將針對《佈道大師》書中所描述的宗教媒體化的現象來做討論，追溯在埃及的伊斯蘭傳播途徑：從 1970 年代開始，伊斯蘭的宗教學者運用錄音帶作為推廣訊息的媒介，到 21 世紀所謂的「新佈道者」的崛起。這些新佈道者運用衛星電視頻道和網路宣教，成為受到百萬信眾追隨的超級宗教巨星。本論文然後研究並分析伊斯蘭佈道者如何運用最新科技來傳播宗教訊息、操作政治社會輿論，進而達到他們多重的宗教的、政治的或是經濟上的目的。這些新佈道者的出現使得埃及政府對新媒體所展現的動員和操控民眾的能力必須積極地做出回

應，否則他們所代表的分歧和對立的意見將持續惡化國家目前已經分裂和動亂的狀況。

貳、以薩的《佈道大師》

2012 年出版的《佈道大師》是一本極具爭議性的小說，它的爭議來自於書中對當今伊斯蘭在埃及社會中的狀況做了「太寫實」的描述，其中揭露了敏感的政商關係以及政治和宗教之間的微妙共生結構。許多被點名或是影射的相關人士感到不悅，沒有辦法忍受被暴露在陽光下的感覺。以薩本人雖然是著名的小說家，但是他更顯赫的身分應該是媒體人、報紙的總編輯以及電視評論節目的主持人。尤其是後者的經驗，給了他書寫《佈道大師》的動力和靈感，因為他書中的主角就是一位善用媒體的電視佈道者。以薩將攝影棚內的點點滴滴鉅細靡遺地呈現在讀者面前。這都歸功於他多年的電視經驗。

因為《佈道大師》的高知名度和爭議性，2013 年小說被拍成連續劇，在最競爭的齋戒月上檔。然後也被拍成了同名的電影，由埃及導演阿赫馬德·阿里 (Magdy Ahmed Ali) 執導，2016 年 12 月參加杜拜影展。與原著同名的電影《佈道大師》2017 年 2 月在黎巴嫩被禁演。黎巴嫩當局要求其中有爭議性，可能挑起教派族群衝突的 12 分鐘刪除後才能考慮播放。導演與發行公司拒絕，因此無法上檔。(Al-Ahram, 2017/02/18)

《佈道大師》不是一本譁眾取寵、利用爭議來銷售而沒有文學價值的商業小說。除了小說暢銷和電影賣座外（前三週的電影就已經有 7 百 30 萬埃及磅的收入）¹，它同時還擁有文學批評界的認可，在 2013 年是國際阿拉伯小說獎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又名 Arabic Booker) 的 5 本決選小說之一²，也是當年埃及唯一入選的阿拉伯小說。以薩書中所描述的宗教派系的對立和衝突，在現實生活當中不斷上映。電影在杜拜影展首映日後的第二天，也就是 2016 年 12 月 11 日，開羅的一所科普特教堂被炸，伊斯蘭國宣稱犯案，28 人因此喪生。(Al-Jazeera, 2017/01/24)

¹ Elcinema.com: <<http://www.elcinema.com/en/work/2041091/boxoffice>>

²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 官網，決選的 5 本作品是： *Hail Mary* by Sinan Antoon; *Me, She and the Other Women* by Jana Elhassan; *The Beaver* by Mohammed Hasan Alwan; *Our Master (Mawlana)* by Ibrahim Issa; *His Excellency the Minister* by Hussein al-Wad
<<http://www.arabicfiction.org/en/2013>>

以薩的書中有一個核心的議題，就是伴隨 20 世紀末葉衛星電視的出現以及網路的串連，一群在埃及被稱為「新佈道者」(al-du‘ah al-judud)的宗教人士的出現。他們的崛起使得宗教的本質和傳播途徑產生了變化。宗教不再只是宗教，伊斯蘭變得多元、變得無法由少數的機構來有效掌控。宗教信仰與商業活動結合，有買賣交易和商業產品的問市，如關於宗教的 CD、DVD、書籍、和分享會等。人們可以在不同的場域，用不同的方式來表達對宗教的看法或崇敬。清真寺不再是唯一的伊斯蘭聖殿，虛擬的宗教聚集所儼然成形。單一專職的宗教威權中心不再享有從前的聲望和權力。這一切，都是因為新媒體的崛起。這種狀況也對政府的威信形成了一種新的挑戰，為埃及社會造就了另一個政治和宗教之間的角力戰場。

參、媒體與宗教傳播的沿革：錄音帶、衛星電視、網際網路

小說《佈道大師》當中揭示了政治、宗教與媒體之間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而當中最鮮明的議題應屬宗教傳播的改變 — 從傳統的清真寺講道轉變成為利用科技所賦予的新媒體來傳播，其中包含了更精進的錄音技術、衛星電視的誕生和網際網路的全球化。也因此，宗教的權力從原本少數的幾個機構擴散到懂得操弄掌控媒體的新佈道者的手中。

一、從錄音帶到衛星電視

1) 錄音帶

新媒體的崛起改變了宗教傳播的方式，也改變了宗教傳播的生態。1970 年代，當流行音樂以錄音帶的形式流竄在開羅的大街小巷時，宗教的傳播也搭上這班列車，利用錄音帶來傳播宗教的訊息。清真寺每週五的佈道內容「呼圖白」(khutba)也被重複地在各處播放。在這個期間，與政府有良好關係的佈道者，有機會在國營電視露臉來增加自己的知名度，而意見與政府相左，或是沒有關係的宗教人士，就只能專靠錄音帶的傳播來擴散自己的影響力。淇旭克教長 (Sheikh Kishk)就是在這種狀況下崛起。他雖然受信眾歡迎，但並不是電視的常客，因為他一貫批評政府的態度，讓他在國營的媒體系統當中成為不受歡迎的人物。但是因為錄音帶的流通，在家裡、在車上、在公園都可以播放聆聽，使他從 1970 年代到 90 年代成為埃及甚至其他阿拉伯地區最為人知的佈道者。

2) 國營電視

阿拉伯世界的國營電視台從 1950 年代末期開始發展。埃及的國營電視台則在 1960 年設立。到了 1970 年代，電視的普及率擴大，相對的，影響力也逐漸增加。沙達特在 1971 年代開始執政，在他就任總統後，開始刻意培植宗教人士來幫忙宣導政府的政策，同時增加他執政的正當性。其中沙厄拉維教長(Sheikh Muhammad Metwalli al-Shaarawi)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開始了他的電視佈道生涯。在他超過 20 年的電視佈道生涯當中，他為自己建立了一個宗教王國，成為擁有超過百萬信眾、家喻戶曉的宗教學者。他所主持的每週五的電視佈道節目，持續超過 20 年，一直到他 1998 年去世為止。在他的電視佈道生涯當中，也不乏許多與政府政策相左或是爭議性的言論。例如，他公開表明認為女性是不理性的動物、他贊成女性割禮(female genital mutilation)、他反對器官移植等等。他的影響力遠超過埃及政府當初培植他時所能想像的。也因此，他的佈道成為後來國家政策推動的阻礙。(Hammond 90-95)

3) 衛星電視

在沙厄拉維教長去世之際的20世紀中期開始，正是衛星電台崛起的時分。在衛星電視崛起之前，阿拉伯世界的電視節目幾乎都是來自國家所控制的國營電台。從1990年代開始，衛星電視漸漸崛起，到了90年代中期，已經成為阿拉伯世界意見和態度交流和形成的最主要管道。一個在地的清真寺，較大的最多也只能容納千人，而一個衛星電視的佈道可以同時讓百萬人觀賞實況，而且還可以在電視上或是網路之間不斷地重複。相較之下，兩者影響力的差距可想而知。也因此衛星電視成為宗教傳播最有利的新媒介。

衛星電視台的發展是先有綜合性的頻道設立，如LBC(Lebano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MBC(Middle East Broadcasting Center)等，然後有新聞台的出現，如半島電台(Al-Jazeera)、阿拉比亞(Al-Arabiya)等。利用電視媒體來宣教的節目後來才出現。開始時宗教節目是利用綜合性和新聞性的衛星電台頻道，在其中加入宗教節目來播出。但是因為衛星頻道為宗教節目成功地打響了名號，影響力日益增加，因此以伊斯蘭宣教的宗教頻道在20世紀末開始出現。最早是1998年的「誦讀」(Iqra')頻道，然後是2003年的「訊息」(al-Risalah)頻道，之後是2006年的「信眾」(Al-Nas)頻道。這三個以宗教傳播為主要目標的頻道互相競

爭收視率，爭取不同族群的觀眾和信眾。「誦讀」頻道和「訊息」頻道較為溫和、中庸，跳脫傳統思維來贏取年輕一代和中產階級的信任。「信眾」頻道則較為保守和傳統，有時甚至不乏極端思想。女性和音樂幾乎完全不可能出現節目當中。(Saleh 76)這三個伊斯蘭頻道主宰埃及大部分的宗教節目。

目前溫和派的頻道擁有較多的信眾，因為頻道的內容較為開放，容許不同的看法和聲音。而且他們廣邀新一代的佈道者來上節目，讓年輕族群尤其覺得有認同感。(Abu Haiba)他們教導觀眾現代穆斯林的生活方式，從食物、烹飪、到穿著和居家，不僅利用網路和現代科技，同時還用email、聊天室、社群媒體和信眾交流和溝通，更提供宗教諮詢和伊斯蘭法的意見，成為一般人民生活的一部分，融入他們的日常生活當中。

二、打破時空界線的網際網路

在衛星電視發展的同時，網路也成為資訊傳播的重要的媒介。網路比電視具有更方便和即時特性，不一定要在家裡就可以收到訊號，一支手機或是一個手提電腦，在有網路訊號的地方就能夠獲得訊息，具有很大的機動性。信眾們可以針對某個教長的演說做詢問討論，彼此留言評論，也因此，網路的「虛擬的穆斯林社群」(virtual communities)儼然形成，打破傳統的宗教聚會的儀式。(El-Nawawy 55-56)

這種變化和影響是多元的：1) 更為自由，不會因為星期五有活動而沒辦法參與；2) 無論身在何處，只要有網路，就可以參與宗教活動；3) 在這個空間當中，男女的界線變得模糊，與在清真寺當中，男女有別或是男尊女卑的狀況不同。在虛擬空間內，女性相對地擁有更多的自主權；4) 不再是單向的意見輸出而已，同時可以經由留言的方式進行多方面的討論。5) 在網路空間當中，獲得不同宗教意見訊息變得更容易，fatwa（宗教意見）步上電子化的道路。

伊斯蘭上網之後受惠最大的莫過於居住在伊斯蘭世界以外的穆斯林。網路上的虛擬空間，如“Islamway”或是“Islamonline”等，讓他們能夠很容易地接觸到有關於伊斯蘭的訊息。古蘭經、聖訓都可以輕易地在網路上找到，而且宗教意見更可以在滑鼠的輕點下出現。許多電視的佈道者，也因此必須將他們的傳播範圍擴及網路，來迎合年輕人的需求。保守的宗教機構，如艾資哈爾(Al-Azhar)，也必須從原來強烈反對伊斯蘭進入網路，到後來也必須加入網路，在

虛擬世界當中與競爭者正面對決。

肆、傳道方式的解放和轉變

一、呼圖白的「時」、「空」解放

呼圖白是伊斯蘭教士傳教的演講，尤其指的是星期五聚會時伊瑪目(Imam)的訓詞。在 1970 年代，錄音帶是宗教傳播的重要媒介之一。伊瑪目的呼圖白被錄音成帶，然後在大街小巷販售。教徒們在家裡播放、在車上播放，或是提著小收音機在公園或是公眾場所聆聽。許多清真寺都收藏這些錄音帶，供信徒免費外借。(Hirschkind 2001:10) 在 Hirschkind 的分析當中，他認為錄音帶的呼圖白對於創造一個屬於大眾的「公領域」(public domain)是有很重要的意義。這些錄音帶將一個傳統、制式、僵化的星期五儀式，帶入一個新的領域，讓更多人能夠在不是清真寺的場域來聽到宗教的教誨。對於一個沒有生氣、失去眾人支持的伊斯蘭宗教文化來說，具有活化的作用。(Hirschkind 2001: 18)因為新的錄音技術、衛星電視和網路，呼圖白也從星期五的清真寺時空當中解放出來，延續了原本短暫的生命。

當然，解放呼圖白的不只是錄音技術，同時還有網路的科技。因為虛擬伊斯蘭社群的形成，信徒、或僅僅是網路空間的成員可以在不同的地方，在相同或是不同的時間進入虛擬社群裡的活動。這個空間可能一天 24 小時會有不同的信眾參與。而且信眾也可以利用網路提問題、做評論，都能在彈指之間完成。呼圖白成為一個隨時隨地都可以參與聆聽的宗教產品。(Hirschkind 2012: 6,17)對於網路參與者來說，宗教儀式多了一種選擇，信眾可以持續到清真寺做禮拜，也可以直接應用網路的訊息。不論如何，因為「虛擬聖堂」的出現原本每週一次的清真寺聚會，失去了它的獨一性和權威性，這個新的網路選擇也讓傳統的宗教學者們面臨新的挑戰。

二、宗教感知的轉變：從「聽覺」到「視覺」、從「聲音」到「影像」

對於呼圖白來說，另一個重要的轉變就是從「聽覺」轉向了「視覺」，從「聲音」轉向了「影像」。與基督教比較，伊斯蘭通常被認為是較為「聽覺性」的宗教。(Moll 2010: 3-4)基督教當中的聖人的雕像、圖像和各式如十字架的宗教符號，在在都強調視覺帶來的宗教經驗。而伊斯蘭因為禁止崇拜偶像和人

像的複製，因此較強調傳播的「聽覺性」，如古蘭經的聆聽誦讀，每日 5 次的喚拜等。而電視和網路媒體的崛起，在不知覺當中，翻轉了這個一千多年的宗教慣性。信眾變得越來越倚賴視覺的感官來強化他們的宗教歷程。

在錄音帶的年代，信眾只聽到聲音，而沒有佈道者的影像和說話時的儀態。但是到了衛星電視時代，信眾們可以清楚看到教長解釋教義和法條。電視的攝影棚常常強調燈光效果，讓視覺的加入使得宗教經驗更豐富、感性、和動人。一直到了 21 世紀初期，網路科技在能夠存取大量的影像檔案之後，開啟了網路上像 youtube 之類的影音平台，讓佈道者的影片的搜集和流傳變得非常容易。精彩的短片可能獲得超過百萬的點閱率，同時有數千人留言。(Hirschkind 2012: 9)這些佈道者的呼圖白可以在不同的伊斯蘭網站，如前述的“Islamway”或是“Islamonline”等網址供人下載分享。原本單純的聲音變加入了活生生的影像，同時還可以後製加入許多特效。在 Hirschkind 的研究當中發現，許多網路的宗教短片利用一些近乎科幻電影的特效來達到吸引信眾的目的。雖然不是全都有正面的效果，（因為有些音響特效太過矯情，已經是喧賓奪主，反而造成反效果），但是很清楚的是，純聽覺的伊斯蘭宗教傳播已經無法滿足媒體時代的信眾的需求。(Hirschkind 2012: 9)

伍、後浪推前浪：新舊佈道者的更迭交替

一、新舊佈道者的差異

新崛起的佈道者與舊的佈道者有許多明顯的差異。新舊媒體佈道者的最主要差異在於新佈道者善用最新的科技，在攝影棚當中創造出最炫目的聲光效果來吸引視聽大眾。這些特效彷彿是宗教訊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同時，這些節目不僅僅傳播資訊，同時還用現場叩應的方式，提供諮詢。新舊之間的差異可以簡單的歸納為以下幾點：

1) 外觀上

以往在電視上出現的傳道的宗教學者多半是年長的教長，留著大鬍子，用指甲花(henna)將泛白的鬍子染成微黃，臉上的毛髮多得讓人分不清輪廓。穿著長袍，正襟危坐地在鏡頭前，表情單一，用嚴肅或是激昂的語調、感覺高不可攀的方式來講道。而新佈道者則完全不同。年輕是他們的特色。不蓄鬍、新款

式的名牌西裝和襯衫，讓人有較親民的感覺。

2) 語言與宗教訓練背景

傳統的宗教學者要在宗教學院經過長時間的訓練，熟讀古蘭經、聖訓、釋經學等科目，才能成為清真寺的教長。在埃及，大多有名望的宗教學者都是從艾資哈爾大學畢業的。而新一代的伊斯蘭媒體佈道者，有許多完全沒有宗教學者的身分，不是任何一個與伊斯蘭相關的機構所訓練出來的宗教學者。他們只是一群有信眾追隨、對伊斯蘭的傳播有熱情的穆斯林。他們自己在宗教以外的專業可能是任何一個專業的行業，如會計師、企業家等。

另外，在語言的運用上，新舊佈道者有很大的差別。傳統佈道者，謹守從頭到尾使用古典阿拉伯語講道的原則，儘管這個語言不是民眾日常生活的交流的工具。反觀新佈道者，他們只有在引用經典時會使用古典阿拉伯語，在講道和與民眾溝通時多用方言來拉近與信眾的距離。

3) 傳播媒介

目前新舊佈道者都運用各式的媒體，錄音帶、CD、DVD、電視、網路的部落格和社群媒體。但是新佈道者尤其善用網路的資源，讓他們在諮詢的傳播上比舊的佈道者更為快速有效。新佈道者善用最新的科技，在攝影棚當中營造出最炫目的聲光效果來吸引視聽大眾，彷彿是宗教的神蹟的出現。

傳統佈道者對於伊斯蘭進入網路有很長一段時間的抗拒，但是近日以來，意識到網路的重要性，也開始急起直追，想要利用網路來擴展信眾基礎。媒體的力量有多大呢？埃及著名的佈道者哈立德(Amr Khaled) 曾在節目上要求觀眾集思廣益提供一些他的網站的改革意見，結果他收到超過 35 萬不同的意見，其中包括許多從歐美國家來的訊息。(Echchaibi 2007: 19)

4) 佈道內容

老一輩的教長常常以死後的火浴來警告信徒，對於年輕的一代，這種方法似乎已經不再奏效。老教長的教導內容還是多依附在傳統的思維當中，用古典的釋經觀點來看許多現代的問題，所以無法獲得年輕信眾的共鳴。新佈道者用軟性的訴求，不是威脅的口吻，而是溫和開放的態度來獲得信眾的信賴。他們的節目有別於傳統制式的講道方式，用短劇、脫口秀、益智節目來討論議題，

甚至可以用烹飪課來講述伊斯蘭飲食。節目也可能廣邀慈善捐款，將愛心送到其他需要的伊斯蘭國家。(Echchaibi 2007: 17) 當然，像先前所提過的「信息」或是「誦讀」這類較開放、能夠接受新思潮的頻道，自然會受到保守人士的批評和抗議。有些人覺得他們開放的思想已經接近異端，逾越了伊斯蘭教義的範疇。也因此新舊佈道者在專家觀點上常有許多爭執。

5) 宗教與人生的關係

傳統佈道者以傳播伊斯蘭為職志，宗教可以說是他們人生的全部。對他們當中的多數人來說，利用媒體佈道是想要能夠讓更多人接觸到他們所謂的「正確」的伊斯蘭，所以媒體附帶的經濟利益，並不是他們所追求的。老一輩的伊瑪目，像淇旭克，他拒絕接受工作薪資，儘管他具有很大的影響力，1996 年過世時仍是一貧如洗。

反觀新的佈道者，許多在漸漸成名後，將重心從原來對於宗教的關懷，轉向了爭取主流電視的曝光率和自身相關的一系列產品的銷售，如錄音帶、DVD、書籍等。前述的埃及佈道者哈立德的一系列收藏品在開羅國際書展當中成為最暢銷的產品。他的月收入，據估計有9000美元。而埃及的GDP年均所得只有1350美金。(Zaied 22-23)

在Zaied 2008年的研究當中顯示，新一代的佈道者如 Mohammed Hussein Yaqoub、Mohammed Hassan、Safwat Hegazi、Mahmoud al-Masri和Abu Ishaq al-Huwaini等人，每個月進帳可能超過10萬埃及磅。而在他們當中有些人願意在某些議題上模稜兩可，只為了能夠到保守的「信眾」衛星電台上節目，因為這個電台的幕後的沙烏地金主願意支付更多的金錢來培養超級的宗教明星。(Zaied 25)

二、新佈道者側寫

傳統的佈道者在學術背景和佈道方式都非常類似，但是新的佈道者則各有各的特色。他們唯一可能的共同點，就是他們都是穆斯林，其他的可能就是南轅北轍。新佈道者受歡迎多數不是因為他們具備的宗教知識或是對古典阿拉伯文的博學，而是他們以一位同樣是穆斯林的身分提供信眾如何在多元化的現代社會當中，成為一個正當穆斯林的生活方式。也因此，他們的佈道方式得到許多年輕人的認同。以下介紹三位目前最具影響力的媒體佈道者哈立德(Amr

Khaled)、蘇維丹(Tariq Suwaidan)和馬蘇德(Moez Masoud)。從這幾位不同的媒體佈道者，我們可以看出時代的改變和世代的交替。這些新佈道者，兩位是埃及人，一位是科威特籍。儘管他們有國籍之分，但是因為衛星電視和網路的無遠弗屆，他們的影響力是跨越國界的。他們當今所面對的最大挑戰就是如何讓面對現代社會感到徬徨和沮喪的新一代穆斯林看到未來。

1) 哈立德

哈立德在 1967 年出生於一個埃及的中產家庭，專業是會計師，缺乏正統的宗教訓練，他的佈道方式是將宗教與娛樂結合，仿效美國的福音傳道者 (evangelist) 的佈道方式，吸引有錢的中產階級。他最大粉絲群是年輕有錢的中產階級女性。打入年輕和中產階級族群向來是傳統伊斯蘭學者最困難的部分，可是哈立德成功地進入了他們的生活中。哈立德的裝扮和語言與傳統宗教學者完全不同：西裝筆挺、整齊的頭髮、蓄小鬍子是他最常的裝扮。他出現在許多阿拉伯衛星電視中。根據富比士(Forbes)雜誌的統計，哈立德是 2007 年代伊斯蘭世界收入最高的媒體佈道者。他 2007 年代的總收入高達 250 萬美金。其中包含電視節目收益和附帶的宗教品牌的產品，如 CD、DVD 和書籍等。(Al-Arabiya, 2008/02/28)他也是時代雜誌的 2006 世界百大影響人物人物之一。他在 2016 年的「穆斯林 500 大」(The Muslim 500)³當中排名第 31，在埃及僅次於總統西希(Abdel Fattah al-Sisi)。

2) 蘇維丹

1953 年出生於科威特的蘇維丹是根據富比世統計，2007 年收入第二高的伊斯蘭佈道者，約有 1 百萬美元的進帳。(Al-Arabiya, 2008/02/28)蘇威丹高中和大學都在美國就讀，大學主修的是石油工程 (petroleum engineering) 和管理 (management)，在美國生活了 17 年的時間。剛過 40 歲時，他已經設立了超過 60 家公司和機構，是一個十足的成功企業家。在這些機構當中，其中最具意義的是他設立的美國創意學院(American Creativity Academy)，這是一所位於科威特市的從學齡前到高中的伊斯蘭學校，其教學宗旨在肯定美國與伊斯蘭價值的融

³ “The Muslim 500”: <[http://themuslim500.com/downloads/151001-TheMuslim500-2016v009\(23|48\)-Web-Low.pdf](http://themuslim500.com/downloads/151001-TheMuslim500-2016v009(23|48)-Web-Low.pdf)>

合。⁴ 他同時出版圖書、雜誌和製作主持電視節目，還教授管理課程。(Wise, Interview)因為他特殊的美國背景，所以他的佈道方式與哈立德迥異。他的節目就好像是大學講堂，學生享受自由學風隨時提問答辯。(Tantawi 114)他對宗教自由開放的態度，讓他受到年輕族群的歡迎。他在接受訪問時強調，只要節目內容和呈現方式（包括衣著、說話內容和方式）沒有違背伊斯蘭，這個節目就是符合伊斯蘭的要求的。(Wise, Interview)

3) 馬蘇德

另一位更年輕的佈道者，馬蘇德生於 1978 年的埃及，跟蘇維丹一樣也是受西式的教育長大的穆斯林。他說一口流利的英文，是開羅美國大學(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畢業的校友。在 18 歲以前，他只是有名無實的穆斯林，古典阿拉伯文無法流利地使用，很難想像他會成為一位伊斯蘭的佈道家。在成為媒體佈道者以前，他已經是一個成功的網路商業行銷企業家。1996 年，因為一個頻臨死亡的經驗，讓他重回了伊斯蘭的懷抱，同時致力於向年輕族群宣教。(Tantawi 111) 他現身說法，向信眾展示西方價值和伊斯蘭是可以兼容並存的。馬蘇德同時還是一位成功的歌手、作曲家、導演、作家等。年輕人像搖滾明星一般追隨崇拜他。他在 2016 年的「穆斯林 500 大」當中排名 34⁵，在埃及排名第 3。相較於 2009 年的第 450 的排名，可以說是迅地竄升。也可以說明他的影響力的驟增。

在阿拉伯之春以前，這些所謂的「新佈道者」都盡量避免於政治有緊密的關係。但是在阿拉伯之春期間，許多這些伊斯蘭佈道者，都爭相在解放廣場現身，同時他們也利用臉書和推特，表達他們對革命的支持，藉機獲得更高的曝光率。不要在任何媒體上缺席。(Moll, 2012) 這種新的趨勢意味著宗教與政治之間的距離更近了。

⁴ 根據 ACA 官網的辦學宗旨：“The American Creativity Academy is a private school that delivers a standards-based American curriculum within an environment in which Islamic values are respected and practiced.” <<http://www.aca.edu.kw/ExploreACA/MissionandBeliefs>>

⁵ “The Muslim 500”: <[http://themuslim500.com/downloads/151001-TheMuslim500-2016v009\(23|48\)-Web-Low.pdf](http://themuslim500.com/downloads/151001-TheMuslim500-2016v009(23|48)-Web-Low.pdf)>

陸、政府與民間宗教勢力的消長

一、Fatwa 亂象：誰有權力？誰是正統？誰能管轄？

Fatwa 是伊斯蘭教的宗教法律見解。在 2011 年 2 月的一個半島電台的訪談當中，埃及著名的教長格拉達維(Yusuf al-Qaradawi)說：「我在此發佈一個宗教教令(fatwa)，利比亞軍隊當中，任何人有能力瞄準格達費然後殺了他都應該這麼做！」(Hermansen 302) 格拉達維雖然是艾資哈爾的畢業生，具有純正的伊斯蘭血統，但是他的宗教意見大多與埃及政府當局的政治利益衝突，所以他最終被放逐，長期定居在卡達。在穆爾西下台之後，西希政府上台後，格拉達維以流亡在外身分，與其他 104 位大半是穆斯林兄弟會的成員一起被埃及政府判處死刑。(Al-Arian)

一個埃及的宗教領袖呼籲利比亞人民來殺了他們自己國家的領導人，這絕對不是埃及政府的政治利益。而對於一個宗教領袖來說，也是不恰當的。1988 年伊朗宗教領袖何梅尼下令暗殺《魔鬼篇章》(The Satanic Verses)的作者魯西迪(Salman Rushdie)，許多穆斯林認同響應他的 fatwa，執行暗殺魯西迪的行動。雖然何梅尼 1989 年已經歸西，但是他的教令還迴盪在某些穆斯林的腦海當中。魯西迪至今沒有因為何梅尼的教令而死，但是他到今天都還生活在恐懼當中，需要隨時注意週遭可疑的人。在這整個事件中，魯西迪還活著，可是多人因為何梅尼的 fatwa 而傷亡。⁶ 另一方面，格達費確實是死於利比亞人民軍手裡，是不是受到格拉達維的 fatwa 的感召不得而知，但是這些 fatwa，不管適當與否，確實具有很大的殺傷力。這是埃及政府為什麼想要遏止不符合國家利益的 fatwa 流傳的原因。Fatwa 亂象的結果在埃及造成了伊斯蘭的去中心化以及宗教勢力的重新劃分。

二、伊斯蘭去中心化

傳統上，fatwa 的發佈是必須有具有專業資格、經過嚴格宗教訓練，稱作穆夫提(mufti)的學者來執行。不同的宗教學者可能會有不同的意見，但是因為訓練的背景類似，所以同質性高。而現在，媒體發達的結果，fatwa 在不同的地

⁶ 《魔鬼篇章》的義大利文的譯者 Ettore Capriolo 在 1991 年 7 月 3 日被刺成重傷倖存；日文譯者五十嵐一(Hitoshi Igarashi) 在 1991 年 7 月 11 日被刺身亡；挪威的出版商 William Nygaard 在 1993 年 10 月在奧斯陸被槍擊 3 次造成重傷倖存。

方，以不同的形式出現。在電視的叩應節目當中，民眾可以得到即時的宗教意見；在網路上，信徒可以用滑鼠輕點，馬上解答宗教上的疑問。在埃及，這種情況尤其嚴重。許多這類的 *fatwa* 鼓吹激進極端的思想，與政府的政策相左，造成政府的施政上的困難和社會動亂。

一直到20世紀末，衛星電視崛起以前，我們幾乎可以認定伊斯蘭什葉派的權威中心在伊朗，而遜尼派伊斯蘭的在沙烏地，伊斯蘭誕生的地，或是在埃及的艾資哈爾，一個從西元10世紀就設立的宗教學院。可是從20世紀末葉開始，新媒體的誕生挑戰了伊斯蘭中心的權威性。各地湧現的是擁有眾多信眾的非專業宗教人士。而這些宗教人士，並不一定是傳統上所認定的在宗教機構受過特定訓練的人。這意味著儘管古蘭經和聖訓不變，但是人人都可以解釋經文。一個單一的、傳統的伊斯蘭權力中心是不是比一個去中心化、多元的伊斯蘭公眾領域更適合未來伊斯蘭的發展，是有待伊斯蘭世界的學者認真研議的，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伊斯蘭在許多層面上已經呈現多元分歧的狀態，沒有任何一個機構有足夠的號召力宣稱自己是正統，代表伊斯蘭。正統宗教學者地位，雖然還沒有立即崩解的危險，但是卻面臨嚴重的挑戰。

三、埃及政府因應之道

埃及政府一直以來都想處理這種宗教教令的亂象。前述的三位年輕佈道者雖然屬於溫和中庸派，但還是時常有與政府相左的意見。在較激進的宗教頻道當中，如「信眾」頻道，政府就必須非常擔心注意。面對激進組織的挑戰，埃及政府祭出了幾項措施來因應：1) 懲處無照；2) 主動出擊；3) 加強媒體運用。

1) 對無照祭出懲處

埃及政府一直憂心極端的 *fatwa* 對民眾的影響，因此埃及總教長(*grand mufti*) Ali Gomaa 在 2007 年 7 月宣布，伊斯蘭高等機構要制定一套標準化的發布 *fatwa* 的標準程序，來解決 *fatwa* 混亂的情況。(Abdel-Tawab)。雖然如此，但是這個政策宣示在之後的數年並沒有為混亂的情況帶來轉機。在一份 2013 年 11 月艾資哈爾 *fatwa* 委員會的委員 Sayed Zayed 所做的研究當中顯示，2012 和 2013 年穆爾西執政期間，穆斯林兄弟會的勢力擴張，一些非常極端的 *fatwa* 也在這個時期出現，其中有 51 則可視為極端、不適合的 *fatwa*。例如小女孩 10 歲就可以結

婚，或是允許女人和小孩的示威遊行時，做人肉盾牌，保護示威者等，在人權或是人道上都是有疑慮的宗教見解。還有像女孩不應該上學，或是穆斯林婦女如果在海中游泳就是犯了通姦罪等。(Awad)

為了杜絕這種激進的專家意見，2013 年 穆爾西(Muhammad Mursi)被迫下台之後，埃及宗教部將 5 萬 5 千位沒有艾資哈爾認證的教長解職，規定他們不能夠再發佈任何的 fatwa。(Al-Jazeera, 2017/01/24) 2014 和 2015 年，埃及的宗教部(Ministry of Awqaf)更重申不是艾資哈爾或是宗教部所認證的伊瑪目不能做星期五清真寺的講道。(Awad)

2017 年 5 月 4 日，埃及的國會的宗教事務委員會初審通過了法案，準備對沒有受到國家特定單位認證宗教資歷而發布 fatwa 的人士祭出懲罰。一旦認定違法，可處最高 6 個月徒刑，或是最高 5000 埃及磅的罰款，或是兩者皆有。累犯的罰則最高可以到達 10000 埃及磅。法案中規定，除了隸屬於以下 4 各單位的宗教人員以外，其他人士都必須經過認證才可以發布 fatwa：艾資哈爾、宗教基金部(Ministry of Religious Endowments)、宗教意見所(Dar al-Ifta)和伊斯蘭研究院(Majma al-Buhuth al-Islamiya, Islamic Research Academy)。(Ahmed)當然，可以預期的，一定會有正反兩方的意見。國會議員 Amna Nosseir 說：「Fatwa 是一個很大的責任，所以無疑的應該有標準。所以發佈 fatwa 的人應該侷限於專業的人士...我非常支持這個法案。」而反對的人則認為這只是政府噤聲不同意見的方式，在沒有先鼓勵雙方對話就祭出罰則的情況下，這個法案只會滋生更多的極端主義和恐怖主義。(Ahmed)

2) 培養新血，主動出擊：咖啡館傳道

新一代的媒體佈道者教導人民如何做一個新世代的穆斯林。他們的宗教意見更可以影響信徒們是否戴頭巾的決定、是否執著在清真的飲食、或是是否付銀行利息貸款買房等。⁷老一輩的艾資哈爾訓練的宗教學者或是沙烏地的瓦哈比學究的傳統思維已經無法滿足新一代年輕人的要求。(Echchaibi 2007: 16)政府必須培養能夠與新世代溝通的佈道師。因此，埃及政府致力培養新一代的宗教學者，經過思想的考核，這些政府培養的學者的宗教意見勢必與政府的利益與國健發展的方向相符合，否則馬上就會被替換。

⁷ 「利息」在伊斯蘭法的規定當中是明確禁止的。

另外，艾資哈爾的伊斯蘭研究學院(Al-Azhar Islamic Research Academy)想出了「咖啡館佈道」的主意。像摩門教教士主動接觸人群一樣，這些咖啡館佈道者，主動出擊，到咖啡館與人群訪談。他們放下宗教學者一貫的嚴肅形象，直接與民眾接觸來了解他們的問題所在。在埃及，生活上的許多面向還是以伊斯蘭法為準則，因此這些伊斯蘭教士可以提供免費的法律諮詢。他們避免用訓斥和說教的方式來博得信賴。(Samir)由於剛開始執行，目前還無法評估這個政策的成效，因為群眾有兩極的反應：有些人覺得這些教士對生活上的解惑有幫助，有些人則相當排斥，認為咖啡館應該是娛樂的地方，宗教不應該介入。

3) 加強衛星頻道和網路的運用

新佈道者善用媒體，成為埃及政府仿效的對象。在網路方面，埃及政府鼓勵年輕的教士用網路與民眾溝通。Sheikh Samy Al-Sersawy，是年輕一代的艾資哈爾認證的伊瑪目。在艾資哈爾當局的鼓勵下，在網路上發表了許多有關宗教論述的文章。他認為那些杯葛網路科技的宗教人士沒有看清時勢。善用網路才可以將伊斯蘭的影響力最大化。他在一個訪談當中說：「毫無疑問地，網路有它負面的影響，比方說，有許多網站是沒有合格的宗教認證。然而，如果我們穆斯林將自身隔離於新的科技之外，伊斯蘭的社群將可能會面臨更大的反撲。」(El-Nawawy 69)

在衛星電視方面，由艾資哈爾派遣年輕的教士上電視媒體來傳播訊息，贏得群眾的信任。但是艾資哈爾最希望的還是有完全掌控在自己手中的頻道，能夠充分有效地利用，擺脫負面形象，用溫和輕鬆的方式來傳達宗教訊息，如脫口說、益智競賽節目、兒童節目等來向下紮根。由於設立電視台的經費龐大，預估至少需要 5 千 5 百萬美金，所以直到 2016 年底，艾資哈爾仍然持續致力在設立這個專屬於艾資哈爾的非營利電台的計畫。(Awad)

柒、結論

伊斯蘭是埃及的國教明訂在憲法當中。從 1952 年獨立開始，各任總統的執政方針，雖然都是朝向的是世俗政府的路線，可是伊斯蘭在政治上，仍然一直扮演相當重要的角色。政府在推行新政策時，如果沒有得到宗教的支持，將會窒礙難行。執政者利用宗教學者的意見(fatwa)來取得政策合法性。以薩的小說

《佈道大師》當中清楚地描述出了這個埃及社會中宗教與政治糾結的問題。而這個問題因為現代媒體的發展而變得更複雜而且失控。以薩運用小說來凸顯宗教的媒體化所呈現的社會亂象。小說被拍成了電影，更戲劇化了其中的爭議性，讓世人更能夠看到問題的嚴重性。

21 世紀在大多數的國家的政府都必須面臨由媒體所挑起的民粹主義。伊斯蘭的媒體傳播從錄音帶到衛星電視再到網路，一路走來讓伊斯蘭的傳播變得更方便、即時、無遠弗屆，在從印尼雅加達到法國巴黎的穆斯林，甚至在美洲大陸，都可以在輕易地在指尖的輕按下聽到在自己屬意的佈道者帶給的他們的信息。新崛起的佈道者，如哈立德、蘇維丹、或是馬蘇德等，更因為媒體，在伊斯蘭世界，各自擁有超過百萬的信眾。可是相對地，也因為媒體的多元和無法控管，所以伊斯蘭的權威機構在去中心化之後，結果成為可能的宗教民粹主義。不同的團體利用宗教來達到自身的利益和訴求。在這種情況之下，令埃及政府最頭痛的當然是保守的媒體佈道者傳播極端激進的思想，鼓吹族群對立，造成社會動盪不安。現任總統西希 2016 年在一個公開場合當中說到：「我們迫切地需要重整我們的宗教論述，同時導正由恐怖份子所形塑的錯誤觀念，他們相信他們能夠恐嚇無辜的人民而不受到法律制裁。」(Samir)因為如此，埃及的政府面對宗教的亂象，積極地提出具體的政策罰則來抑制問題的惡化，可是成效還有待評估。

當所有的穆斯林潛在地都可能成為伊斯蘭的論述者，賦予伊斯蘭特殊的時代和空間的意義時，傳統的伊斯蘭宗教學者的權威，已經面臨嚴格的挑戰。而以目前的情勢看來，似乎一步步走向全面瓦解的命運。這對伊斯蘭未來的發展是什麼意義呢？新佈道者的崛起是宗教民粹主義，還是一個新的宗教改革的開始？究竟誰能夠定義和決定伊斯蘭的未來發展？這一連串的問題不是能夠馬上得到答案，卻是一個值得國家領導者和伊斯蘭學者努力解決和深思的方向。

參考文獻：

Abdel-Tawab, Nashwa. "Ali Gomaa: Bridges of Understanding," *Al-Ahram Weekly online*, (2007/06/28-2007/07/04).

< <http://weekly.ahram.org.eg/Archive/2007/851/profile.htm>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bu Haiba, Ahmed. "Islamic Media and the Shaping of an Arab Identity." *Perspectives*, 3.2 (Feb. 2011).

< <http://www.layalina.tv/publications/islamic-media-and-the-shaping-of-an-arab-identity-by-ahmed-abu-haiba/>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hmed, Amira Sayed. "Will Egypt Jail Rogue Clerics?" *Al-Monitor*, (2017/05/19)

<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5/egypt-parliament-penalty-fatwa-prison-religion.html?bt_ee=VVuQdrk0aW8Wc6i41JWcBzfxPkkglODUfjkvUbv3Ll2eQvz5VSGQtwqV96MvJpo&bt_ts=1495470646725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l-Ahram, (2017/02/18), "Film Company Chooses Not to Screen Egypt's Mawlana in Lebanon over Censorship," <<http://english.ahram.org.eg/NewsContent/5/32/257827/Arts--Culture/Film/Film-company-chooses-not-to-screen-Egypt's-Mawlana.aspx>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l-Arabiya, (2008/02/28), "Amr Khaled Richest Islamic Preacher: Forbes,"

< <https://www.alarabiya.net/articles/2008/02/28/46255.html>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l-Arian, Abdullah. "Death Sentence for Freedom in Egypt," *Al-Jazeera*, (2015/05/17). < <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5/05/egypt-morsi-death-sentence-150517102814924.html>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l-Jazeera, (2017/01/24), "'Mawlana' Film Provokes Outcry Over Religion and State," < <http://www.aljazeera.com/news/2017/01/film-mawlana-provokes-outcry-religion-state-170123132625958.html>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American Creativity Academy

< <http://www.aca.edu.kw/ExploreACA/MissionandBeliefs>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 Awad, David. "How al-Azhar Plans to Strike Back against 'Fatwa Chaos'" *Al-Monitor*, (2016/12/16) <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6/12/egypt-al-azhar-channel-fight-extremist-fatwas.html>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 Echchaibi, Nabil. "From Audio Tapes to Video Blogs: the Delocalization of Authority in Islam." *Nations and Nationalism* 17.1 (2011): 25-44.
- Echchaibi, Nabil. "From the Pulpit to the Studio: Islam's Internal Battle." *Media Development*, 1 (2007): 16-19.
- ElCinema.com, "Mawlana": < <http://www.elcinema.com/en/work/2041091/boxoffice>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 El-Nawawy, Mohammed and Sahar Khamis. *Islam Dot Com Contemporary Islamic Discourses in Cyberspac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 Hammond, Andrew. *Popular Culture in the Arab World*. Cairo: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in Cairo Press, 2007.
- Hermansen, Marcia. "The Emergence of Media Preachers: Yusuf al-Qaradawi," in *Islam in the Modern World*, eds., Jeffrey T. Kenney and Ebrahim Moosa, London: Routledge, 2014.
- Hirschkind, Charles. "Civic Virtue and Religious Reason: An Islamic Counterpublic." *Cultural Anthropology*, 16.1 (Feb., 2001): 3-34.
- Hirschkind, Charles. "Experiments in Devotion Online: The Youtube Khutba."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 Studies*, 44 (2012): 5-21.
- International Prize for Arabic Fiction, < <http://www.arabicfiction.org/en/2013>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 Moll, Yasmin. "Islamic Televangelism: Religion, Media and Visuality in Contemporary Egypt." in *Arab Media and Society*, Issue 10 (Spring 2010): 1-27.
- Moll, Yasmin. "The Revolution Within: Islamic Televangelists and the Politics of Ethics in Egypt" in *Oxford Islamic Studies Online*, Inaugural article of The Arab Spring Forum, April 1, 2012.
- < http://www.oxfordislamicstudies.com/arab_spring_1.html > (Last accessed 2017/07/02)
- Saleh, Ibrahim. "Islamic Televangelism: The Salafi Window to Their Paradise," in *Global and Local Televangelism*, eds., Pradip Ninan Thomas and Philip Lee,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 Samir, Salwa. "Egypt's Al-Azhar Looks to 'Cafe Preachers' to Spread Its Message," *Al-Monitor*, (2017/5/28) <<http://www.al-monitor.com/pulse/originals/2017/05/egypt-azhar-cafe-preachers-religious-discourse.html>> (Last accessed 2017/06/24)
- Tantawi, Olfa. "Modern' Preachers Strategies and Mixed Discourses," in *Religious Broadcasting in the Middle East*, Khaled Hroub, ed., London, Hurst & Company, 2012.
- "The Muslim 500, 2016": < [http://themuslim500.com/downloads/151001-TheMuslim500-2016v009\(23|48\)-Web-Low.pdf](http://themuslim500.com/downloads/151001-TheMuslim500-2016v009(23|48)-Web-Low.pdf) > (Last accessed 2017/06/24)
- Wise, Lindsay. "Interview with Tareq Alsuwaidan, General Manager of Al Resalah Channel," *Transnational Broadcasting Studies*, TBS 16, 2006.
< <http://tbsjournal.arabmediasociety.com/SuwaidanInterview.html> > (Last accessed 2017/06/24)
- Zaied, Al-Sayed. "Da'wa for Dollars: A New Wave of Muslim Televangelists Emerging Social and Religious Trends," *Arab Insight*, 2.1 (Winter 2008): 21–27. < <https://www.files.ethz.ch/isn/96124/Full%20Text.pdf> > (Last accessed 2017/06/24)

